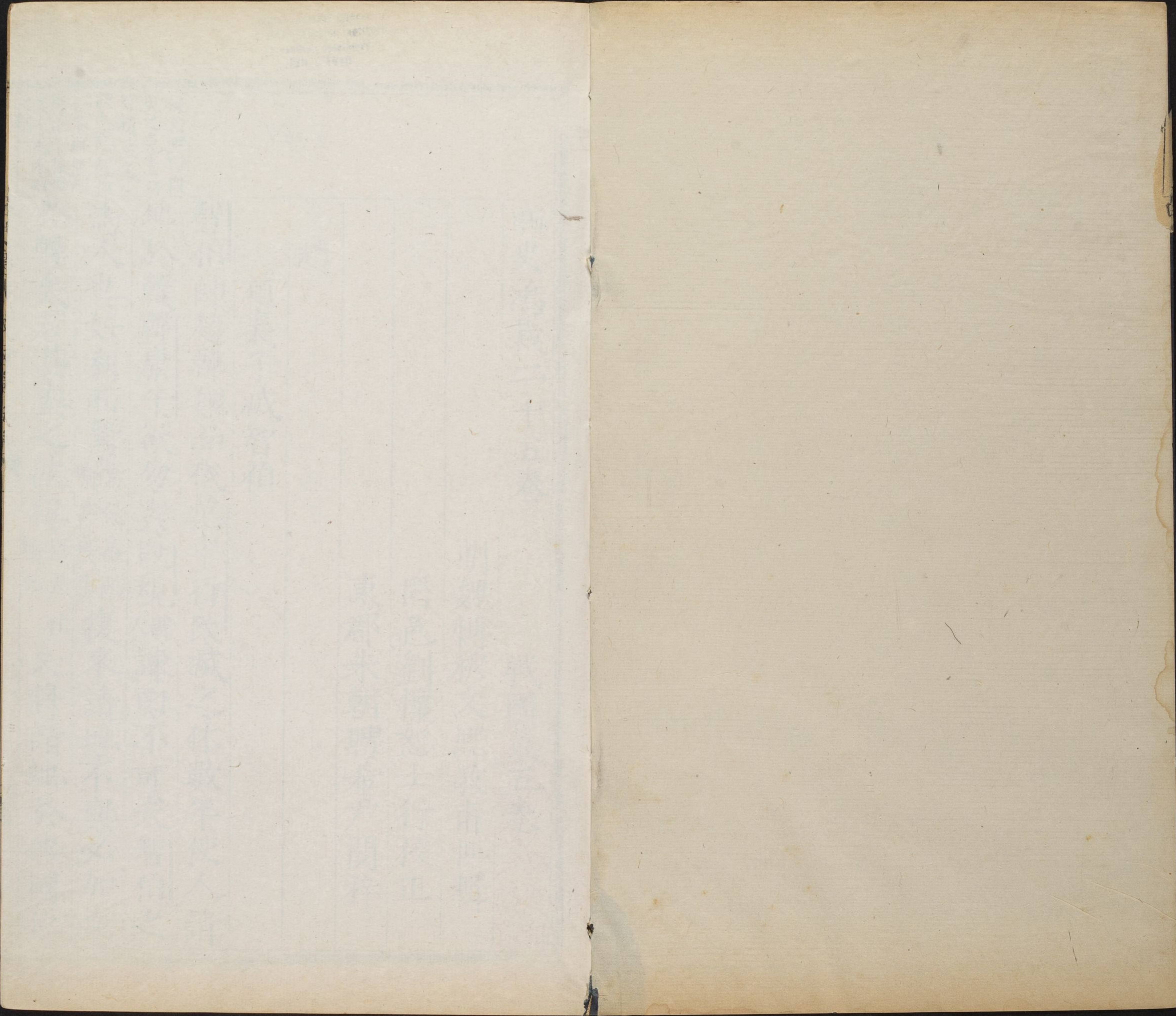


T 2524.1/9207(13)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0/9/-43	52/48/17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四史鴻裁二十五卷

戰國策卷五  
和漢珍藏印

明魏博穆文熙敬甫批輯

同邑劉懷恕士行校正

東郡朱朝聘希尹閱梓

趙

趙襄子滅智伯

智伯帥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氏滅之休數年使人請

地於韓韓康子欲勿與段規韓人諫曰不可夫智伯之

為人也好利而驕驕其殘忍也復來請地不與必加兵

於韓矣君其與之彼狙狙犬性又將請地於他國他

穆文熙曰段

規之免患待

時趙諂之不

欲先怒智伯

二來脫然利

害止于張孟

談充為未病

之劑

國不聽必鄉之以兵然則韓可以免于患難而待事  
 之變康子曰善使使者致萬家之邑一於智伯智伯  
 說又使人請地於魏魏栢子欲勿與趙葭魏人諫曰彼  
 請地於韓韓與之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  
 而外怒智伯也然則其錯兵于魏必矣不如與之栢  
 子曰諾因使人致萬家之邑一於智伯智伯說又使  
 人之趙請藺元作藺皐狼之地皐狼屬西河趙襄子弗與智  
 伯因陰結韓魏將以伐趙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  
 曰夫智伯之為人陽親而陰疎三使韓魏而寡人弗  
 與焉他日陰疎今則顯矣其移兵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

孟談曰夫董閼安于簡子之才臣也世治晉陽而君

澤循之君澤趙臣其餘政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曰

諾乃使延陵君襄子將車騎先之晉陽君因從之至

行城郭案府庫案按視倉廩召張孟談曰吾城郭之

完府庫足用倉廩實矣無矢奈何張孟談曰臣聞董

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垣墻也皆以荻蒿苦楚瘡之

其堅則箇籛音窳之勁不能過也君曰矢足矣吾銅

少若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

皆以鍊銅為柱質質礎也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君

預儲矢銅安于亦知有晉荆瘡牆同陽之變

皆以鍊銅為柱質質礎也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君

臣聞以下數句孟談自負甚高然亦得襄子能行之

曰善號令已定備守已具三國之兵乘晉陽城遂戰三月不能拔因舒軍而圍之決晉水而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卒病羸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財力盡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如張孟談曰臣聞之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則無為貴知士也君釋此計勿復言也臣請見韓魏之君襄子曰諾張孟談於是陰見韓魏之君曰臣聞唇亡則齒寒今智伯帥二國之君伐趙趙將亡矣亡則二君為之次矣二君曰我知其然夫智伯之為人羸中而少親羸粗同疏也我謀未遂而知則其禍

穆文熙曰孟談及問二國才智可謂過人而志矜行高乃為智過所知然孟談又知智過歛之而請早擊智伯則兩人固敵手基也天下之策士何限趙氏用而智氏不用耳

必至為之奈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即與張孟談陰約張孟談以報襄子襄子再拜之張孟談因朝智伯而出兵交使在其間故得朝之遇智過過一作果轅門之外以車為門而轅外向智過入見智伯曰二主殆將有變君曰何如對曰臣遇張孟談於轅門之外其志矜其行高智伯曰不然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三分其地必不欺也子釋之勿出於口智過出見二主入說智伯曰二主色動而意變必背君不如令殺之智伯曰兵著晉陽著言附其城三年矣旦暮當拔而饗其利乃有他心不可子慎勿復言智過曰

鮑彪曰段規之策智伯智過之祭孟談皆如在其目中此時三晉

不殺則遂親之智伯曰親之柰何智過曰魏相子之謀臣曰趙蔭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是皆能移其君之計君其與二君約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不變而君得其所欲矣智伯曰破趙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智過見君之不用也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為輔氏遂去不見張孟談聞之入見襄子曰臣遇智過於轅門之外其視有疑臣之心入見智伯出更其姓今暮不擊必後之矣恐智伯以過之去襄子曰諾使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日夜期殺守堤之吏而

皆有士而智氏獨不用之而亡則士豈非天下之重寶乎

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而禽智伯智伯身死國亡地分為天下笑此貪欲無厭也夫不聽智過亦所以亡也智氏盡滅唯輔氏存焉

### 郟疵策韓魏必反

智伯從韓魏兵二國兵以攻趙圍晉陽而水之城之

不沈者三板郟疵晉謂智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智

伯曰何以知之郟疵曰以其人事知之夫從韓魏之

君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

地今城不沒者三板白鼃生鼃人馬相食城降有日

穆文熙曰智伯不納郟疵之言而復以其言告韓魏茲其愚不數為人矣郟疵既以人事占韓魏之反狀

又以瞻視知智  
伯之露語使  
齊自免可謂  
策士之最奇  
者

鮑彪曰智伯  
至是眩於得  
而不顧其禍  
殆天奪其魄  
者至以謀臣  
之言植人以  
反夫人非狂  
昏癡庸孰肯  
自承其反哉

穆文熙曰蓋  
談與襄子居  
圍城中三年  
竟滅知氏全  
趙氏功烈可  
謂無比乃一  
旦愴然決去  
若脫屣然豈  
非萬世人臣  
之高蹈者哉  
留侯二語蓋  
聞其風者矣

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如何也明日  
智伯以告韓魏之君曰邾疵言君之且反也韓魏之  
君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今且將拔矣夫二家雖  
愚不棄美利於前背信盟之約而為危難不可成之  
事其勢可見是疵為趙計矣使君疑二主之心二主  
曰主亦非而解於攻趙也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  
當時語主之交為君惜之趨而出邾疵謂智伯曰君又何以  
疵言告韓魏之君為智伯曰子安知之對曰韓魏之  
君視疵端而趨疾視端畏之趨疾避之恐疵邾疵知  
其言之不聽請使於齊智伯遣之韓魏之君果反矣

### 張孟談去趙

張孟談既固趙宗廟封疆發五霸伯業不振乃告襄  
子曰五霸之所以致天下者約主勢能制臣無令能  
制主故貴為列侯者不令在相位自將軍以上不為  
近大夫今臣之名顯而身尊權重而眾服臣願損功  
名去權勢以離眾襄子恨然曰何哉吾聞輔主者名  
顯功大者身尊任國者權重信忠在已而眾服焉此  
先聖之所以集國家安社稷乎子何為然張孟談對  
曰君之所言成功之美也臣之所謂持國之道也臣  
聞往古臣主之權均之能美未之有也前事之不忘

後事之師君若弗圖則臣力不足愴然有決色雖欲

而猶愴然明襄子許之張孟談納地釋事以去權尊不得已也

而耕於負親之丘趙地故曰賢人之行明主之政也耕

三年韓魏齊楚元作燕負親以謀趙言五國昔約襄子

往見張孟談而告之曰諸侯謀我為之奈何張孟談

曰君其負劍而御臣以之國君自為御舍臣於廟授吏大

夫授談之吏以為大臣試計之君曰諾張孟談乃行

其妻之楚使妻之楚長子之韓次子之魏少子之齊四國

疑而謀敗談趙之謀臣而其妻子分適四國故四國更相疑以為厚趙也

豫讓報智伯氏

晉畢陽畢萬之後之孫豫讓始事范中行氏而不說去而

就智伯智伯寵之及三晉分智氏趙襄子最怨智伯

而將其頭以為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

已者死文為說已者容吾其報智氏之讎矣乃變姓

名為刑人入宮塗廁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

問塗者則豫讓也刃其扞刃才鑄謂之鉞刃施刃其端曰欲為智伯

報讎左右欲殺之趙襄子曰彼義士也吾謹避之耳

且智伯已死無後而其臣至為報讎此天下之賢人

也卒釋之豫讓又漆身為厲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

容為乞人而往乞其妻女不識曰狀貌不似吾夫其音

鮑彪曰張孟談有道之士也國有危難不顧萬死出入行陣以就其謀功成事遂則委而去之已去而復出以消國家之難比於范蠡始終之間賢矣

史記卷之五十五

趙



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為啞變其音其友謂之曰  
子之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否  
以子之才而善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子之得近而  
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乃笑而應之曰是為  
先知報後知為故君賊新君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  
矣且夫委質而事人而求弑之是懷二心以事君也  
吾所為難亦將以愧天下後世人臣懷二心者居頃  
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所過橋下襄子至橋而馬驚襄  
子曰此必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於是趙襄子面  
數豫讓曰子不嘗事于范中行氏乎智伯滅范中行氏

鮑彪曰襄子  
豫子皆千載  
人也或以其  
無成為空自  
苦夫壯士能  
行其志而已  
成不成則有  
命焉吾何以  
必之哉

穆文熙曰以  
豫子之賢而  
智伯以國士  
遇之然晉陽  
之圍未見一

而子不為報讎反委質事智伯智伯已死子獨何為  
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以衆  
人遇臣臣故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臣國士名蓋  
臣故國士報之襄子乃喟然嘆泣曰嗟乎豫子之為  
智伯名既成矣寡人舍子亦已足矣子自為計使兵  
環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  
成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  
臣故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不恨敢布腹  
心於是襄子義之乃使使者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  
三躍呼天擊之曰而可以報智伯矣而自呼也遂伏劍而

等則豫子非國士也徒刺客耳

死死之日趙國之士聞之皆為涕泣

蘇秦以合從說趙肅侯

蘇秦從燕之趙此十年始合從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

人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賢大王之行義皆願奉

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秦傳言肅侯妬令其弟成

相號奉陽君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賓客外疏游談之士

無敢盡忠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大王乃今然後

得與士民相親臣故敢進其愚忠為大王計莫若安

民無事請無庸有為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與諸擇

交而得則民安擇交不得則民終身不得安終趙請

擇交一語乃一篇章本

言外患齊秦為兩敵為趙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

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

人之國常苦出辭苦言其力斷絕人之交橫人願大王慎

無出於口也請屏左右白言所以異陰陽而已矣陰陽

言事止有兩端謂從橫大王誠能聽臣燕必致氈裘狗馬之地

齊必致海隅魚鹽之地楚必致橘柚雲夢之地韓魏

皆可使致封地封地內湯沐之邑貴戚父兄皆可以受

封侯夫割地効實實如氈裘之類五霸之所以覆軍禽將而

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殺而爭也今大王垂

拱而兩有之是臣之所以為大王願也大王與秦則

穆文熙曰舉甲向趙兵戰邯鄲二語劫藥不由病者不飲

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

弱則効宜陽皆以地與秦宜陽効則上郡絕并州郡河外割

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計也夫

秦下軹道亭名在霸陵軹音止則南陽動脩武者劫韓包周則

趙自銷鑠據衛取淇則齊必入朝秦欲已得行於山

東則必舉甲而向趙秦甲涉河踰漳據番吾番音則

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當

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如趙強趙地方二千里帶甲

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西有常山南有河

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且秦之

所畏害於天下者莫如趙言秦于天下獨畏趙害已然而秦不敢

舉兵甲而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

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則不然無有南山大

川之限稍蠶食之傳之國都而止矣傳附同止韓魏

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隔禍必中於趙

矣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一夫

有田百畝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

諸侯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車不過三百乘而為天

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國之強弱內度

其士卒之衆寡賢與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

亡之機節節節固已見於胷中矣豈掩於衆人之言掩猶蔽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并力為一西面而攻秦秦破必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言之哉夫橫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成與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笙琴瑟之音察五味之積前有軒轅天文志權軒轅象後宮此言美人之所處也後有長庭美人巧笑卒有秦患卒併同而不與其憂是故橫人日夜務以秦權恐喝諸侯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計之也

穆文熙曰六國以下聯絡布置長山鉅勢也故稍一行之遂令秦人閉關而不敢出秦真策之雄長哉

鮑彪曰從約者天下之心亦其勢也夫秦有吞天下之心不盡不止諸侯皆病之而欲償之此其心也同此其心也同之相遇風胡越之相救如手

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強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六國從親以償畔秦令天下之將相相與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刑白馬以盟之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食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臯魏塞午道子午嶺南北直相通塞之使不得通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

足於其頭目  
此其勢也故  
謂之從從者  
從也順也

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渤海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

有先背約者五國共伐之六國從親以償秦償元作

從秦必不敢出兵於函谷關以害山東矣如是則霸償今並

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蒞國之日淺未嘗得聞社

稷之長計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

從乃封蘇秦為武安君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

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

張儀以連衡說趙武靈王

張儀為秦連橫說趙王曰敝邑秦王使臣敢獻書於

大王御史言此不大王收率天下以償秦秦兵不敢

六國張儀之  
才不逮蘇秦

出函谷關十五年矣大王之威行於天下山東敝邑

然而儀得以  
行其說者以

恐懼懾伏繕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

蘇秦之死也  
秦不死則儀

封之內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責過之

不與兩人口  
吻六國存亡

也今秦以大王之力因畏趙而而舉巴蜀并漢中東

收兩周而西遷九鼎守白馬之津有敝甲鈍兵軍於

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迎戰邯鄲之下以甲子之

日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臣先以聞於左右凡大

王之所信以為從者恃蘇秦之計秦熒猶惑諸侯以

是為非以非為是欲反覆齊國而不能自令車裂於

齊之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為昆弟

張君正曰趙  
為從盟主故  
儀說之於齊  
楚異

史記卷五十五

鮑彪曰約從以難秦者趙也使秦力足以制趙不告趙也使季子可作則三國橫約可立解而坐破也此時武靈王血氣未定而蘇氏兄弟適不在趙故儀得以售其恐喝之說燕昭末年而從約復舉豈非天下之人之心之勢

之國而韓魏稱為東藩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求與人鬪失其黨而孤居求欲無危豈可得哉今秦發三將軍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與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於成臯毆韓魏而軍於河外一軍軍於澠池約曰四國為一以攻趙破趙而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竊為大王計莫如與秦遇於澠池面相見而身相結也臣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相專權擅勢蔽晦先王獨制官事寡人宮居屬於師傅不得與國謀先王棄群臣寡人年少秦

矣哉

祠祭之日淺私心固竊疑焉以為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剖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而適聞使者之明詔於是乃以車二百乘入朝澠池割河間以事秦

### 武靈胡服

武靈王平晝無事之日閒居肥義趙相也餘侍坐王

曰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不與俗同有獨智

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恐所謂黎元懼焉今吾將胡服騎射以

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矣肥義曰臣聞之疑事無功

疑行無名今王即定負遺俗之慮定言自定不為俗移殆毋

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王其遂行之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之笑賢者戚焉此以

異趣知俗必見遺世有順我者則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此歐

世以笑我胡地元服中山我必有之王遂胡服使王

孫繆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且將以朝亦欲叔之服

之也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

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誼也故寡人願慕公叔之義以

成胡服之功使繆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曰臣

固聞王之胡服也不佞寢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

王今命之臣固敢竭其愚忠臣聞之中國者聰明睿

智之所居也萬物財貨之所聚也聖賢之所教也仁

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

也異出類敏疾於事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中以

國為有行今王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

道逆人之心畔學者離中國臣願大王圖之使者報

王王曰吾固聞叔之病也即之公叔成家自請之曰

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觀

其鄉而順宜因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

被髮文身錯臂左衽以兩臂交錯而歐越之民也即漢

東歐黑齒雕題者刻其肌以青丹涅之 鯁冠林縫

鯁大鮫以其皮為冠 大吳之國也禮服不同其便

一也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

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楫

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西有樓

煩秦韓之邊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且聚舟楫之用

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東

胡樓煩秦韓之邊言參錯居其邊地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

以及上黨不塞者志在遠界而襄主兼戎取代以攘諸胡此

愚智之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掠吾地

穆文熙曰靈王此論甚雄然攘胡報怨何必變服公于成徙之非

心服矣

畧吾民累累同引水圍鄆屬常山非社稷之神靈即鄆幾

不守先王忿之其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服近可以

備上黨之形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也順中國之

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耻非寡

人所望於子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

議敢道世俗之聞今欲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

臣敢不聽令再拜乃賜胡服趙造諫曰臣聞之聖人

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俗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

成功據俗而動者據猶依慮徑而易見也徑以步道且喻其省便

服奇者志淫俗僻者亂民是以蒞國者不襲奇僻之

張居正曰衛鞅趙武靈所始治不必相襲者初不全非但所以行是言者悖耳傳文策文可必參觀漢韓安國王恢議伐匈奴辨難之詞類此



又註鄒魯好長纓乃有孔顏僻陋如吳越乃有季札大夫種鮑彪曰拓地開邊非有國之所先也不得已而有據却之事嚴兵而已兵嚴而士用命雖不胡服豈無成功如其不然

雖易服變古何救於敷哉

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處義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而志淫是鄒魯無奇行也俗僻而民易是吳越無俊民也鄒魯好長纓是奇服也而乃有孔門顏冉之屬方俗僻陋如吳越且人皆改易而乃有季札大夫種之屬是以聖人利身之謂服便事之謂教進退之謂節衣服之謂制所以齊常民非所以論賢者也故聖與俗流言其順俗賢與變俱諺曰以書為御者不盡馬之情必

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其勿反也

武靈王使周紹胡服以傳王子

王立周紹為傅曰寡人始行縣過番吾當子為子之

時踐石以上者踐石謂能騎乘者石乘馬石也皆道子之孝故寡人

問子以璧問以禮遺之遺子以酒食而求見子子謁病而

辭人有言子者曰父之孝子君之忠臣也故寡人以

子之智慮為辯足以道人危足以持難有危苦之節忠可

以寫意信可以遠期諺云服難以勇治亂以智事之

計也指胡服立傳以行教少以學義之經也循計之事

陸深曰命周紹一段大似國語文

先計而佚而不累訪也啓議之行窮而不憂窮言盡故

寡人欲子之胡服以傳王子周紹曰王失論矣非賤

臣所敢任也王曰選子莫若父論臣莫若君君寡人

也周紹曰立傳之道六王曰六者何也周紹曰智慮

不躁達於辯身行寬惠達於禮威嚴不足以易於位

重利不足以變其心恭於教而不快縱和於下而不

危六者傳之才而臣無一焉隱中不謁隱自匿也臣

之罪也傳命僕猶官以煩有司立傳而令之辱官吏

之耻也王請更論王曰知此六者所以使子周紹曰

乃國未通於王之胡服雖然臣王之臣也而王重命

張居正曰愚謂無所見醜

欲其不以王子為醜也猶曰幸勿見醜勿令溺若于學是欲

之臣敢不聽令乎再拜賜胡服王曰寡人以王子為

子任師傳欲子之厚愛之無所見醜御道之以行義

勿令溺苦於學言厚愛以教之無使見惡事御道事

君者順其意不逆其志事先先者明其高不倍其狹

故有臣可命其國之祿也子能行是所以事寡人者

畢矣書云去邪勿疑任賢勿貳寡人與子不用人矣

遂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帶飾黃金師比漢書黃金

云胡帶以傳王子

牛贊諫趙王破原陽為騎邑

王破原陽以為騎邑居騎士牛贊趙進諫曰國有固

籍籍猶今甲兵有常。經變籍則亂，失經則弱。今王破

原陽以為騎邑，是變籍而棄經也。且習其兵者輕其

敵習於敵人之兵，便其用者此言本國械用，易其難。今民便

其用而王變之，是損君而弱國也。故利不百者不變，

俗功不什者不易器。今王破卒敗兵，以奉騎射，臣恐

其攻獲之利不如所失之費也。王曰：古今異利，遠近

易用，陰陽不同，道四時不一，宜故賢者觀時俗猶而不

觀於時，制兵而不制於兵。子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

之利，知甲兵之用，不知陰陽之宜趙居胡之南陽也

非其宜也，故兵不當於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於事，何

孫六無曰王  
以反覆辯論  
無大意致獨  
利口折人期  
行其志耳智  
伯王子圍皆  
六類是

俗之不可變，昔日先君襄王與代交接，地城境封之。

築城境上名曰無窮之門，所以詔後而期遠也。今重

甲循兵循行也言被重甲執兵而，不可以踰險，仁義

道德不可以來朝胡言，吾聞信不棄功，智不遺時。今子

以官府之籍亂寡人之事，非子所知。牛贄再拜稽首

曰：臣敢不聽令乎？至遂胡服，率騎入胡，出於遺遺之

門，踰九限之固，絕五徑之險，至胡中，辟地千里。

或說趙合韓魏以弱秦

或謂趙王曰：三晉合而秦弱，三晉離而秦強。此天下

之所明也。秦之有燕而伐趙，有趙而伐燕，有梁而伐

全當作王

張居正曰按  
胡服三章多  
非偶語漢卿  
枚終王之文  
似之

穆文熙曰虎禽之喻其痛切六國竟生是以亡或人之論亦蘇子合從之意也

趙有趙而伐梁有楚而伐韓有韓而伐楚此天下之所明見也然山東不能易其路易橫秦之道以合從兵弱也弱而不能相一是何秦之智山東之愚也是臣所為山東之憂也虎將即禽走獸總名禽不知虎之即已也而相鬪兩罷而歸其死於虎故使禽知虎之即已決不相鬪矣今山東之主不知秦之即已也而尚相鬪兩散而歸其國於秦智不如禽遠矣願王熟慮之也今事有可急者秦之欲伐韓梁東闕於周室甚惟寐忘之今南攻楚者惡三晉之大合也楚強晉弱先攻其強則弱者沮不敢合楚今攻楚休而復之兵已罷而復收已五年矣橫地千餘里今

謂楚王懷苟來舉玉趾而見寡人必與楚為兄弟之

國必為楚攻韓梁反楚之故地楚王美秦之語怒韓

梁之不救已必入於秦楚王入秦秦楚為一東面而

攻韓韓南無楚北無趙韓不待伐割挈馬兔而西走

割地挈而走秦疾于馬兔秦與韓為上交秦禍安移於梁矣安言不勞

以秦之強有楚韓之用梁不待伐割挈馬兔而西走

秦與梁為上交秦禍案安環中一作移於趙矣秦視趙在

物在國之舉此趙國臣之所為來臣故曰事有可急

為者及楚王之未入也三晉相親相堅出銳師以戍

韓梁西邊楚王聞之必不入秦秦必怒而循攻楚循前

鮑彪曰從橫之說未有善於此者也趙少嘗之其效已見是以知張儀之可折也然其效不十見於後則

韓梁西邊楚王聞之必不入秦秦必怒而循攻楚前

是諸侯之不  
一也吁惜哉

而是秦禍不離楚也便於三晉若楚王入秦秦見三

晉之大合而堅也必不出楚王恐其合晉即多割楚求出故是

秦禍不離楚也有利於三晉願王之熟計之也趙王

因起兵南伐山戎戎近秦伐之以偏秦戍韓梁之西邊秦見三

晉之堅也果不出楚王而多求地

### 蘇子說李兌

蘇子即秦說李兌曰雒陽乘軒車蘇秦家貧親老無罷

車駑馬桑輪蓬篚負書擔囊觸塵埃蒙霜露越河漳

足重繭繭足也日百而舍日行百里乃就舍造外闕願見於前

口道天下之事李兌曰先生以鬼之言見我則可若

以人事兌盡知之矣蘇子對曰臣固以鬼之言見君

非以人之言也李兌見之蘇子曰今日臣之來也暮

後郭門門閉後至不及其開時藉席無所得藉謂借寄宿人田中

傍有大叢夜半土梗與木梗土亦言梗木為類也因鬪曰汝不

如我我者乃土也使我逢疾風淋雨淋言其大能沃物壞阻

乃復歸土今汝非木之根則木之枝耳汝逢疾風淋

雨漂入漳河東流至海汜濫無所止臣竊以為土梗

勝也此喻不切於兌之事今君殺主父而族之君之

立於天下危於累卵君聽臣計則生不聽臣計則死

李兌曰先生就舍明日復來見兌也蘇子出李兌舍

此孟嘗君傳本

穆文熙曰二

語急切聳聽

蔡澤之說范

睢亦同此然

說所以睢生  
而兌死計大  
規高屋塞兩

耳舍人既以告主人而又以告蘇子而又能量主人非常人哉

人謂李兌曰臣竊觀君與蘇公談也其辯過君其博過君君能聽蘇公之計乎李兌曰不能舍人曰君即不能願君堅塞兩耳無聽其談也明日復見終日談而去舍人出送蘇子蘇子謂舍人曰昨日我談粗而君動今日精而君不動何也舍人曰先生之計大而規高吾君不能用也乃我請君堅塞兩耳無聽談者雖然先生明日復來吾請資先生厚用言使兌厚用而用之日來抵掌而談李兌送蘇子明月之珠和氏之璧黑貂之裘黃金百鎰蘇子得以為用西入於秦

孟嘗君擇舍人為武城吏

趙王封孟嘗君以武城孟嘗君擇舍人以為武城吏而遣之曰鄙語豈不曰借車者馳之蓋常常馳而弗愛也借衣者被之哉皆對曰有之孟嘗君曰文甚不取也夫所借衣車者非親友則兄弟也夫馳親友之車被兄弟之衣文以為不可今趙王不知文不肖而封之以武城願大夫之往也毋伐樹木毋發屋室訾然使趙王悟而知文訾不思稱意也言其不期得知而見知謹使遣吏之辭可全而歸之

齊人欲說魏事齊惠文王

齊欲攻宋秦令起賈禁之齊乃援趙以伐宋以趙助秦

又甚沉著

穆文熙曰趙人與齊攻魏解怨取封詐謀甚矣齊人說魏叛趙事齊以齊敵秦乃是正論

王昭怒屬怨於趙李兌約五國以伐秦無功留天下之兵於成臯而陰講於秦又欲與秦攻魏以解其怨而取封焉下文取魏王昭不說之齊人謂齊王曰臣為足下謂魏王曰五國伐趙言趙初約伐秦今乃與秦講若同伐趙趙可亡也趙必亡矣秦逐李兌李兌必死今之伐秦也以救李子之死也今趙留天下之甲於成臯而陰嚮之於秦令秦攻魏以成其私封王之事趙也何得矣且王嘗濟於漳而身朝於邯鄲抱陰成負蒿地陰成蒿葛為趙蔽而趙無為王行也今又以河陽姑密孽皆魏邑名封其子子兌而乃令秦攻王以便取陰陰即陶人比然

以上乃客與魏王之言以也

而後知賢不言人必以類如王若用所以事趙之半收齊天下有敢謀王者乎王之事齊也無入朝之屢無割地之費齊為王之故虛國謂悉出兵於燕趙之前用兵於二千里之外故攻城野戰未嘗不為王先被矢石也請問王之所以報齊者可乎韓珉處於趙珉下齊者去去齊三千里王以此疑齊珉處趙意別有謂魏以其在趙疑齊親曰有秦陰疑齊親趙今王又挾故薛公以為相善韓徐以為上交尊虞商以為大客王顧可以反疑於齊乎用齊之所不善失於是魏王聽此言也甚誦誦辭其欲事王也齊也甚循順也臣願王之亟聞魏與魏而

下則勸齊王善魏

穆文熙曰陰重趙不令五

國重趙偏劫天下而皆私

甘之此之奸謀又甚于李先

無庸見惡也願王之陰重趙而無使秦之見王之重

趙也秦見之且亦重趙天下得趙則強使秦知齊齊重趙恐齊強亦必重之

秦交重趙臣必見燕與韓魏亦且重趙也五國事趙

趙從親以合於秦必為王高矣言趙居臣故欲王之齊上

徧劫天下而皆私甘之也衆脅之以威而以言王使臣以

韓魏與燕劫趙使丹也甘之丹順皆人名以趙劫韓魏此

皆且使臣也甘之以三晉劫秦使順也甘之以天下

劫楚使珉也甘之則天下皆徧秦以事王言相與侵迫秦也

而不敢相私也交定而後王擇焉

蘇代為齊說奉陽君

五國伐秦無功罷於成臯趙欲講於秦楚與韓魏將

應之齊弗欲蘇代謂齊王閔曰臣已為足下見奉陽

君矣臣謂奉陽君乃趙之李兌非蘇秦也曰天下散而爭秦爭先

秦必據宋魏冉必妬君之有陰也秦王貪魏冉妬

則陰不可得已矣天下爭秦有六舉皆不利趙矣天

下爭秦秦王昭受負海內之國疑行合負親之交天下

常橫而親秦矣已以據中國而求利於三晉是秦之

一舉也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終不得陰一矣天

下爭秦秦王內韓珉於齊內成陽君於韓相魏懷於

魏此皆一國人之與秦事者故秦納之復合衍公孫行時相魏雅不善秦今相懷因使合之

三言秦用其所親必謀趙

國重趙偏劫天下而皆私

復合衍

道



故不利

三言秦得韓魏則秦強趙弱故不利

四言秦連橫伐齊因而收楚攻魏絕韓包周趙自消樂故不利

交兩王魏秦王賁韓佗之曹皆起而行事是秦之一舉

也秦行是計也不利於趙而君不得陰二矣天下爭

秦秦王受齊受趙三強三親此三皆強國自相親以據猶魏而

求安邑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齊趙應之魏不待

伐抱安邑而倍也益秦秦得安邑之饒魏為上交韓必

入朝秦過趙已通以安邑矣言秦之勝趙以得魏之安邑秦行是計

不利於趙而君必不得陰三矣天下爭秦秦堅燕趙

之交以伐齊收楚與韓珉而攻魏珉自善於秦者前時魏疑其有秦私

必不合于魏故使之攻魏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而燕趙應之

燕趙伐齊兵始用之交鋒初秦因收楚而攻魏三國交鋒勢不得解

故得以此時不至一二月魏必破矣秦舉安邑而塞

女戟韓之太原絕下軹道南陽而伐魏絕韓包二周

即趙自消燼矣而君終身不得陰四矣天下爭秦秦

堅三晉之交攻齊國破財屈而兵東分於齊皆謂三分

晉秦按兵攻魏取安邑秦於是時因三晉之敝乃按伏其兵攻魏以取安邑是

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君救魏是與秦爭戰也君

不救也韓魏焉免西合韓魏不支必合于秦國在謀之中在秦謀中

而君有猶終身不得陰五矣天下爭秦秦按為義存

亡繼絕固危扶弱定無罪之君必起中山與勝焉秦

起中山與勝而趙宋同命宋小弱趙失中山聽命于秦與宋同何暇言

五言秦連橫伐齊則趙疲按兵攻魏則趙不敢救故不利

孫中山之後

六言秦封列國則趙失疆

四言秦連橫伐齊而收楚攻魏絕韓包周趙自消樂故不利

工故不利

陰六矣故曰君必無講則陰必得矣奉陽君曰善乃絕和於秦而收齊魏以成取陰

蘇厲上書說趙王

趙收天下且以伐齊蘇厲元作秦為齊上書說趙王曰

臣竊外聞大臣及下吏之議皆言前王專據言行之不疑

以秦為愛趙而憎韓臣竊以事觀之秦豈得愛趙而

憎韓哉欲亡韓吞兩周之地故以韓為餌趙時惡韓故秦以亡

韓悅趙趙遂以為愛已也恐其事不成故出兵以佯示趙魏虛以伐韓

示恐天下疑已故出質以為信聲德以與國而實伐

空韓且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又有勢同而患異者

空韓空虛之韓也

昔者楚人久伐而中山亡此言楚受秦伐趙無秦患故破中山城之今燕

盡韓之河南盡言得其地距沙丘而至鉅鹿之界鉅鹿冀州郡

三百里自此皆言近趙秦以三軍强弩坐羊腸元作唐之上即

地去邯鄲二十里攻王之上黨而危其地則勾注之

西屬鴈門非王之有也踰元作魯勾注禁常山而守守猶

三百里通於唐曲遇元作吾此代馬胡狗不東而崑山

之玉後志金城臨不出也此三寶者又非王之有也

今從於强秦與元作國之伐齊臣恐其禍出於是矣今

王收齊天下必以王為得齊齊危社稷以事王天下

必重王是一世之命制於王已臣願大王深與左右

穆文熙曰此言秦不可縱齊不可伐利害分明乃為正論

群臣卒計而重謀先事成慮而熟圖之也

鄭同以兵說趙王

鄭同鄭北見趙王趙王曰子南方之博士也何以教之鄭同曰臣南方草鄙之人也何足問雖然王致之於前安敢不對乎臣少之時親嘗教以兵趙王曰寡人不好兵鄭同因撫摩手仰天而笑之曰兵固天下之狙喜也狙攬屬而狡黠言臣故意大王不好也臣亦嘗以兵說魏昭王昭王亦曰寡人不喜臣曰王之行能如許由乎許由無天下之累故不愛也今王既受先王之傳欲宗廟之安壤地不削社稷之血食乎

鮑彪曰鄭同陳喻甚高然自春秋至是天下未嘗無

兵致孔孟皆以兵為諱今仁義之說而談兵此益多之說也

王曰然此下今有人操隋侯之珠持下丘之環萬

金之財時宿於野內無孟賁之威荆慶之斷外無引

弩之禦不出宿夕人必危之矣今有強貪之國臨王

之境索王之地告以理則不可說以義則不聽王非

戰鬪守禦亦之具其何以當之王若無兵鄰國得志

矣趙王曰寡人請奉教

樓緩要王信已

樓緩將使伏事辭行伏猶隱也以隱伏之謂趙王曰

臣雖盡力竭智死不復見於王矣王曰是何言也固

且為書而厚寄卿樓子曰王不聞公子牟夷宋公之

穆文熙曰人臣居外讒言易與此古今通患比之公于尤為至精



然使安平君愚固不能當榮蚩使安平君智又不肯  
 與燕人戰此兩言者安平君必處一焉雖然兩者有  
 一也使安平君智則奚以趙之強為趙強則齊不復  
 霸矣今得強趙之兵以杜拒猶燕將曠日持久數歲令  
 士大夫餘子之力盡於溝壘車甲羽毛裂即敝府庫  
 倉廩虛兩國交以習之其言玩乃引其兵而歸夫盡兩  
 國之兵無明此者矣是軍也懸釜而炊得三城城大  
 無能過百雉者果如馬服之言也

田單與趙奢論兵

趙惠文王三十年相平都君田單問趙奢曰吾非不

穆文熙曰用兵不必多少

視吾之帥與敵帥何如其  
 趙奢以衆而  
 禦白起故為  
 勅敵括代之  
 遂乃全軍覆  
 沒是又安可  
 執一論乎

說將軍之兵法也所以不服者獨將軍之用衆用衆  
 者使民不得耕作糧食輓賃不可及也此坐而自破  
 之道也非單之所為也單聞之帝王之兵所用不過  
 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恃十萬二十萬之衆  
 乃用之此單之所不服也馬服君曰君非徒不達於  
 兵也又不明其時勢兵則吳干之喻時勢則萬國七國之異夫吳干之

鮑彪曰單以  
 少擊衆奇兵  
 也者以衆敵  
 衆正兵也用  
 兵者當以正  
 為當單也狙  
 於即墨之勝  
 而欲以奇為  
 常此其論所  
 以屈也

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匝薄猶迫之柱上而擊  
 之則折為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為百今以三萬  
 之衆而應強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謂也且夫吳干  
 之劍材難材謂春脾之類不易得也夫無春之厚而鋒不入無脾

之薄脾兵而刃不斷兼有是兩者無鈎竿鐔蒙須之便鈎鈔頭鑲竿柄也鐔耳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君無十萬二十萬之衆而為此鈎竿鐔蒙須之便而徒以三萬行於天下君焉能乎且古者四海之內分為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者人雖衆無過三千家者而以集兵三萬集團距此奚難哉今取古之為萬國者分以為戰國七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而索以三萬之衆圍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曾不處城之一角而野戰不足用也既不能圍亦不可戰君將以此何之乎都君喟然太息曰單不至也

左師說趙太后

趙太后惠文王威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

曰必以長安君為質長安孝成母弟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

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為質者老婦

必唾其面左師官名觸龍願見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

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

矣竊自恕以病亦知罪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郤也郤同以

行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鬻耳曰老臣今者殊不

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必益嗜食和於身曰老婦

禮文熙曰人臣說國君易而說婦人難左師從容數語而太后不和之色即解可為人臣進諫之法

黑衣戎服

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棋也息子

棋名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

以衛王宮沒死以聞沒者沈溺無見之辭太后曰敬讓年幾何

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

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曰婦

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為媼之愛燕后燕后太賢於

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

之愛子則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為之

泣念悲其遠也悲念且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

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繼為

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

為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

獨趙微猶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下左此

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必

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重器

謂名位今媼尊長安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

重器而不及今今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

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為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為其

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

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趙之賢士聞之曰人

鮑彪曰觸警以從容納說而取成功與夫強諫于廷怒罵于坐髮上衝冠自待必死者力少而功倍矣元帝謂張猛曰曉人不當如是耶觸警有焉

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况人臣乎。

馮亭以上黨嫁禍於趙

秦王昭謂公子他曰。昔歲殺下之事。韓為中軍。以與諸侯攻秦。日者秦楚戰於藍田。韓出銳師以佐秦。秦戰不利。因轉與楚。不固信盟。唯便是從。韓之在我心腹之疾。吾將伐之。何如。公子他曰。王出兵韓。其地於韓必懼。懼則可以不戰而深取。割。王曰。善。乃起兵一軍。臨滎陽。一軍臨太行。韓恐。使陽城君入謝於秦。請効上黨之地。以為和。令韓陽告上黨之守。靳黈曰。秦起

二軍以臨韓。韓不能支。今王以上黨入和於秦。使陽

言之。太守太守其効之。靳黈曰。人有言。挈瓶之智。不

失守器。器謂瓶。守之不王則有令。而臣失守。雖王與

子其亦猜焉。能守其不臣請悉發守。發所守以應秦。若

不能卒。言戰敗則死之。韓陽趨以報王。王曰。吾始已

諾於應侯矣。今不與。是欺之也。乃使馮亭代靳黈。馮

亭守三十日。陰使人請趙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

與秦。其民皆不欲為秦。而願為趙。今有城市之邑七

十。願拜納之于王。惟王才裁之。趙王喜。召平陽君趙

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吏民不欲為

鮑彪曰。平陽。嫁禍之言也。



不易曉而孝  
成怒之昏於  
利也勝禹入  
而順旨以濟  
其欲不幾於  
言而喪邦歟

秦而皆願為趙今馮亭令使者以與寡人何如趙豹  
對曰臣聞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義何謂  
無故乎對曰秦蠶食韓氏之地中絕不令相通故自  
以為坐受上黨也且夫韓所以內趙者欲嫁其禍也  
秦被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強大不能得之於小弱而  
小弱顧能得之強大乎今王取之可謂有故乎且秦  
以牛田水通糧牛田秦地蓋近上其死士皆列之於  
上地韓之令嚴政行不可與戰王自圖之王大怒曰  
夫用百萬之衆攻城踰年歷歲未見一城也今不用  
兵而得城七十何故不為趙豹出王召趙勝趙禹而

穆文熙曰馮  
亭何人也始  
而嫁禍繼而  
辭封兩事皆  
高出策士之  
表然而嫁禍  
之謀慘矣何  
忍以空餌釣  
隣好致成長  
平之敗死乎

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今其守以與寡人有城市之  
邑七十二人對曰用兵踰年未見一城今坐而得城  
七十此大利也乃使趙勝往受地至以三萬戶之都  
封太守千戶封縣令諸吏皆益爵三級民能相集者  
賜家六金馮亭垂淚而免辭曰是吾處三不義也為  
主守地不能死而以與人不義一也主內之秦不順  
主命不義二也賣主之地而食之食封不義三也辭  
封而入韓謂韓王曰趙聞韓不能守上黨今發兵已  
取之矣韓告秦曰趙起兵取上黨秦王怒令公孫起  
王齮以兵遇趙於長平

虞卿論講秦不可

秦趙戰於長平趙亡一都尉軍尉也趙王召樓昌與虞

卿曰軍戰不勝尉係死係名尉寡人使卷甲而趨之襲之

也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而為講元從女從講求

和也與講無異義兩字互用虞卿曰夫言講者以為不講者軍必

破而制講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王之軍乎其

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破趙軍虞卿曰王聊

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

入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合從也且必恐如

此則講乃可為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為講與從也發

蘇氏曰虞卿始終事趙專持從說非說家也

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講

秦秦已內鄭朱矣子以為奚如虞卿曰王必不得講

軍必破矣天下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趙之貴

人也而入於秦秦王昭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

魏以趙為講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講不可

得成也趙卒不得講軍果大敗王入秦秦留趙王而

後許之講

樓緩虞卿論講秦得失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

趙而講趙計未定樓緩新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

穆文熙曰姤  
婦之喻言則  
至言而變子  
之意則私矣  
故終破牙虞  
卿

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樓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  
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曰王亦聞夫公  
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官於魯病死婦人為之自殺  
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不肯哭也相室曰焉有子  
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是人  
不隨稱是人也今死而婦人為死者十六人若是者其  
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故從母言之為賢母也從婦  
言之必不免為姤婦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  
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  
恐王以臣之為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為王計之不

陸深曰古今  
和者率如  
此

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王以樓緩言告之  
虞卿曰此飾說也猶飾王曰何謂也虞卿曰秦之攻  
趙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王  
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  
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  
不能攻而資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  
以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樓緩史云告樓緩曰虞卿  
能盡知秦力之所至乎至猶及也誠不知秦力之所至此  
彈丸之地猶不予也令秦來年復攻王得無割其內  
而講乎王曰誠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

史記卷八十五

鮑彪曰虞卿可謂見善明者矣當趙以四萬覆長平之下凡趙庭之臣孰不自奪氣喪以偷須臾之安卿獨折樓緩之口挫強秦之心反使秦人先趙而講七國辨去東而不失其正者惟卿與陳軫有焉賢矣哉

吳師迫日鮑以卿與陳軫並稱過矣軫雖料事明切然其往來秦楚爭寵張儀未離說客之習也豈卿比哉

我乎樓緩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樓緩之言

告虞卿虞卿補二曰樓緩言不講來年秦復攻王得

無更割其內而講今講樓緩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

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講

也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講秦雖善攻不能取六城

趙雖不能守亦元作不至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

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

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

秦今樓緩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

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地盡矣來

年秦復求割地王將予之乎不予則是棄前資而挑

秦禍也與之則無地以給之語曰強者善攻而弱者

不能自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敝而多得地是強秦

而弱趙也以益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

矣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之心其求無已而王之

地有盡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故

曰此飾說也王必勿與趙王曰善因發虞卿東見齊

王建與之謀秦虞卿未反秦之使者已在趙矣樓緩

聞之逃去

魯仲連不帝秦

秦圍趙之邯鄲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

於蕩陰屬河不進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稱客則衍

魏問入邯鄲問謂微行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

趙者前與齊閔王爭強為帝已而復歸帝以齊故由齊

不稱秦今齊衍閔王字今乃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

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王為

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

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

平原君曰事將柰何矣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百

萬之衆折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去魏王使客將

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

連曰始吾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

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請為君

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君而見之於先生平原

君遂見辛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謂齊國其人在此

勝請為紹介郭璞曰紹介相佑助也而見之於將軍辛垣衍曰

吾聞魯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

吾不願見魯連先生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泄言已白

辛垣衍許諾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

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者也今吾視先

穆文熙曰辛垣衍亦習聞仲連之高故遂巡而不敢見比見遂傾聽其言然仲連一倡為不帝之說而秦將即聞之而引去此淮南之所謂廟戰也又辭千金行海上果高士哉

日史為哉哉國策卷五卷三十五

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曷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鮑焦周之介士見莊子無從容而

死者皆非也其人介故今眾人不知則為一身者不知知其非此也明已今亦然彼秦棄禮義而上首功之

國也秦制爵二十戰獲首級者權使其士虜使其民視民如虜獲彼則肆然而為帝則連有赴東海而死耳吾

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辛垣衍曰先生助之柰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

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邪魯連曰梁未睹秦

蘇軾曰仲連辯過儀秦氣凌兇衍從橫之利不入於口因事放言切中機會排難解紛不終日而成功逃避爵賞脫徒而去戰國一人而

稱帝之害故也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辛

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將柰何魯連曰昔齊威王嘗

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

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周

怒赴於齊曰天崩地拆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嬰齊

後至則斫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嗟咨而母婢也卒

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

天子固然固猶其無足怪辛垣衍曰先生獨未見夫

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智不若邪畏之也

魯仲連曰然梁之比於秦若僕邪辛垣衍曰然魯仲

陸深曰連意謂威王敢于叱周者亦以不忍其求故耳然周以天子而求于諸侯亦事之常無庸足怪者也蓋謂趙之于秦敵耳充當不忍其求而秦尤不當求之于趙也

連曰然則補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醢肉醬也辛垣衍快

然不說曰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

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侯

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

紂以為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文

王聞之喟然而嘆故拘之於牖里之庫牖里在百

而欲令之死曷為與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

齊閔王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

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

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

狩諸侯避舍納行于筓鍵筓鑰也鍵其牲避納攝社

抱几几所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而聽退朝也魯人

殺其簠簠鑰同門下牲也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

假涂於鄒當是時鄒君死閔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

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倍言背設北面於

南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

劍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納不

必見伐國人不死則不得飯含以珠王實死者之然

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

國梁亦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

陸深曰先責以大義不動至此利害切身遠起拜謝此當時人情之常而孟子之言所以不如儀秦之易入也

鮑彪曰仲連孔子之所謂逸民非周家辭者之比也太史公贊之

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無已言無止之者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適會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秦軍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

連飲後能濟天下之務不然設且復矣

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元作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即有所取也是商賈之人也仲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 公孫龍勸平原君辭封

鮑彪曰平原失計於馮亭以批秦禍馴致邯鄲之圍何功之足論哉然因人成事亦有桑榆之功

秦攻趙平原君使人請救於魏信陵君發兵至邯鄲城下秦兵罷虞卿為平原君請益地謂趙王曰夫不鬪一卒不頓一戟頓劍而解二國患者平原君之力用人之力而忘之功不可趙王曰善將益之地公孫龍趙人著守白論莊子稱之距是聞之見平原君曰

遠甚豈同姓名如公孫弘者乎



君無覆軍殺將之功言初封時以公子耳而封以東武城趙國  
 豪傑之士多在君之右右者人而君為相國者以親  
 也故夫君封以東武城不讓無功不以無功辭之佩趙國相  
 印不辭無能一解國患欲求益地是親戚受封而國  
 人計功也其功與平原異為君計者不如勿受便平  
 原君曰謹受令乃不受封

諒毅通使於秦

秦攻魏取寧邑寧魏地也諸侯皆賀趙王使賀三反不得  
 通趙三憂之謂左右曰以秦之強得寧邑以制齊趙  
 諸侯皆賀吾往賀而獨不得通此必加兵我為之柰

鮑彪曰諒毅  
 可謂有專對  
 之材矣觀其  
 辭令如見晉  
 叔向鄭子產  
 相與周旋  
 一堂之上而  
 折論豹勝之  
 事何甚似子  
 同叔子也毅  
 其深于春秋  
 者乎是舉也  
 不辱君命不  
 失秦之心與  
 觸龍言同傳可  
 也

何左右曰使者三往不得通者必所使者非其人也  
 曰諒毅者辯士也大王可試使之諒毅親受命而往  
 至秦獻書秦王昭曰大王廣地寧邑諸侯皆賀敝邑  
 寡君亦竊嘉之不敢寧居使下臣奉其幣物三至王  
 廷而使不得通使若無罪願大王無絕其懽若使者  
 有罪願得請之秦王使使者報曰吾所使趙國者小  
 大皆聽吾言則受書幣若不從吾言則使者歸矣諒  
 毅對曰下臣之來固願承大國之意也豈敢有難大  
 王若有以令之請奉而行之無所敢疑於是秦王乃  
 見使者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能殺此二人

則可若不能殺請令率諸侯受命邯鄲城下言受命

謙辭諒毅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

之有葉陽涇陽君葉陽一作華陽大王以孝治聞於天下衣

服術使之便於體膳啗之啗食也膳未嘗不

分於葉陽涇陽君葉陽君涇陽君之車馬衣服無非

大王之服御者臣聞之有覆巢毀卵而鳳凰不翔

胎焚天天小也而麒麟不至今使臣受大王之令以還

報敝邑之君畏懼不敢不行無乃傷葉陽君涇陽君

之心乎秦王曰諾勿使從政諒毅曰敝邑之君有母

弟不能教誨以惡大國請黜之勿使與政事以稱大

吳師道曰諒毅之對婉而不迫稱璧當於人心秦知其不可奪故轉而言曰勿使從政其情亦窮矣毅因而順其意則未免失辭使再以討貳勸忠之義告之庶幾不失其正矣

國秦王乃喜受幣而厚遇之

虞卿與趙王論從

魏使人因平原君請從於趙三言之趙王不聽出遇

虞卿曰為入必語從為為虞卿入王曰今者平原君

為魏請從寡人不聽其於子何如虞卿曰魏過矣王

曰然故寡人不聽虞卿曰王亦過矣王曰何也曰凡

強弱之舉事強受其利弱受其害今魏求從而王不

聽是魏求害而王辭利也臣故曰魏過王亦過

馮忌論攻燕不可

平原君謂馮忌趙人曰吾欲北伐上黨出兵攻燕何如

鮑彪曰虞卿之所言皆不倍道非反覆揣摩為人緩頰者也然從本一國俱有利魏唯不能必趙聽已而先請之則是有受害之形也

陸深曰此段文勢如流永

馮忌對曰不可夫以秦將武安君公孫起乘七勝之威趙勝而與馬服之子戰於長平之下大敗趙師因以其餘兵圍邯鄲之城趙以亡敗之餘衆收破軍之敝守邯鄲而秦罷於邯鄲之下趙守而不可拔然者言所攻難而守者易也今趙非有七克之威也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今七敗之禍未復而欲以罷趙攻強燕是使弱趙為強秦之所以攻而使強燕為弱趙之所以守而強秦以休兵之休息承趙之敝此乃強吳之所以亡而弱越之所以霸故臣未見燕之可攻也平原君曰善哉

平原君說平陽君

平原君謂平陽君曰公子年魏游於秦且東歸而辭

陸深曰然則應侯之謝相印豈獨悟蔡澤之說蓋魏年有以答其機也

應侯應侯曰公子將行矣獨無以教之乎曰且微君之命命之也臣固且有效於君夫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梁肉期而梁肉至梁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累世以前坐此者多矣應侯曰公子之所以教之者厚矣僕得聞此平僕原自稱不忘於心願君之亦勿忘也平陽君曰敬諾

或說張相國重趙

說張相國蓋梁人曰君安能少趙人而令趙人多君

穆文熙曰少人不能使人多憎人不能

使人受此理亦甚易知然而不免於少人憎人者則偏心之難制也張君可謂善聽說矣

不可得猶言不可知也

首尾照應

少多猶君安能憎趙人而令趙人愛君乎夫膠漆至黏也而不能合遠鴻毛至輕也而不能自舉夫飄於清風舉鴻毛以見膠漆則橫行四海故事有簡而成功者因也今趙萬乘之強國也前漳滏右常山左河間北有代帶甲百萬嘗抑強秦四十餘年而秦不得所欲由是觀之趙之於天下也不輕今君易萬乘之強趙而慕思不可得之小梁臣竊為君不取也君曰善君字誤自是之後眾人廣坐之中未嘗不言趙人之長者也未嘗不言趙俗之善者也

魏牟說趙王

建信君貴於趙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顧反至坐

迎客面之有顧則反

前有尺帛且令工人以為冠工見客來也

因避趙王曰公子乃驅後車幸以臨寡人願聞所以

為天下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王之國

大治矣趙王不說形於顏色曰先王不知寡人不肖

使奉社稷豈敢輕國若此魏牟曰王無怒請為王說

之曰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為冠王曰郎中

不知為冠魏牟曰為冠而敗之奚虧於王之國而王

必待工而後乃使之今為天下之工所與治國之人或非也

社稷為虛戾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予工乃與幼艾

陸深曰此數句文類孟子

穆文熙曰為國不如為冠

世人通弊駕犀首而驟焉服英王之度自刑而可以樂責人哉

又云此客知建信君以色事人乃為畫策固寵重任是才士不屬為人矣

鮑彪曰奸人之不可知其矣彼厚任以事葺以為不世之遇彈力

且王之先帝駕犀首御馬喻而驟焉服以與秦角逐秦當時避其鋒今王憧憧往來不絕貌乃輦建信以與強秦角逐臣恐秦折王之輶也輶車旁也以輦喻

### 或說建信君

或謂建信君君之所以事王者色也葺趙人之所以事王者智也色老而衰智老而多以日多之智而逐衰惡之色君必困矣建信君曰奈何曰竝驥而走者五里而罷乘驥而御之不倦而取道多君令葺乘獨斷之車不與分治御獨斷之勢以居邯鄲令之內治國事外刺諸侯刺言探候其事則葺之事有不言者矣所治者多不暇悉言

畢慮恐不給馬而不知建信之困之也故國有奸人賢知之得主者寡矣

於君因言王而重責之葺之軸令折矣不勝任建信君再拜受命入言於王厚任葺以事而重責之未期年而葺亡走矣

### 魏尢說建信君

魏尢音介元作尢字書無之謂建信君曰人有置係蹄者用繩繫

而得虎虎怒決蹠而去蹠獸足虎之情非不愛其蹠

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蹠害七尺之軀者權也今有國

非直七尺軀也而君之身於王非環寸之蹠也言王且以

愛國故願公之熟圖之也

### 馮忌欲為趙深談

馮忌請見趙王行人見之馮忌接手俛首欲言而不  
 敢王問其故對曰客有見人於服子者已而請其罪  
 服子曰公之客獨有三罪望我而笑是狎也談語而  
 不稱師是倍也師背其交淺而言深是亂也客曰不然  
 夫望人而笑是和也言而不稱師是庸說也言之常者人所  
 同稱非必師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昔者堯見舜於草茅之  
 中席隴畝而廕庇桑陰移而受天下傳伊尹負鼎俎  
 而干湯姓名未著而受三公使夫交淺者不可以深  
 談則天下不傳而三公不得也今外臣交淺而欲深  
 談可乎王曰請奉教於是馮忌乃談

客諫趙王親建信君

陸深曰此段  
 文與魏牟同  
 不若之簡  
 而益工但未  
 三四言自是  
 奇傑

客見趙王曰臣聞王之使人買馬也有之乎王曰有  
 之何故至今不遣王曰未得買馬之工也對曰王何  
 不遣建信君乎王曰建信君有國事又不知相馬曰  
 王何不遣紀姬乎王曰紀姬婦人也不知相馬對曰  
 買馬而善何補於國買馬而惡何危於國然而王之  
 買馬也必將待工今治天下舉錯非也國家為虛矣  
 而社稷不血食然而王不待工而與建信君何也趙  
 王未之應也客曰燕郭之法有所謂桑雍者桑中有  
 如石如癰王知之乎王曰未之聞也所謂桑雍者蠹則外便辟左

陸深曰王十  
趙平及此三  
士此言若出  
一口即孟子  
所謂必使王  
人彫琢之古  
音著戰國之  
士大都有所  
授與

右之人及夫人優也饒愛孺子也此皆能乘王之醉昏  
而求所欲於王者也是能得之於內則大臣為之枉  
法於外矣故日月暉於外其賊在於內月照天下謹  
食於詹諸  
備其所憎而禍在於所愛

### 泄鈞說文信侯還春平侯

秦召春平侯及平都因留之泄鈞秦為之謂文信侯  
曰春平侯者趙王之所甚愛也而郎中甚妬之故相  
與謀曰春平侯入秦秦必留之故謀而入之秦今君  
留之是空絕趙而郎中之計中也故君不如遣春平  
侯而留平都侯春平侯者言行於趙王必厚割趙以

事君而贖平都侯文信侯曰善因與接意而遣之

### 司空馬料趙速亡幽王

司空馬去趙渡平原平原津令郭遺勞而問秦兵下  
趙上客從趙來趙事何如司空馬言其為趙王計而  
不用趙必亡平原令曰以上客料之趙何時亡司空  
馬曰趙將武安君李牧期年而亡若殺武安君不過半  
年趙王之臣有韓倉者以曲合於趙王其交甚親其  
為人嫉賢妬功臣今國危亡王必用其言武安君必  
死韓倉果惡之王令人代武安君至使韓倉數之曰  
將軍戰勝王觴將軍將軍為壽於前而捍匕首誣其  
以匕

大事記云牧  
之恭如此傳  
乃謂牧不受

命趙使人微補得斬之非也首自衛如欲刺王然當死武安君曰緹名牧病鉤短身大臂短

不能及地起問王起居拜不敬君不敬及地為不敬故使工人為木林以接手上若不信緹請以出示出

之袖中以示韓倉狀如振相相門板也牧右臂短故為木林後之如振動相

死不赦臣不敢言武安君北面再拜賜死拜賜死縮

趨甚疾出診也別門也謂遠右舉劔將自誅臂短不能

及銜劔徵之於柱以自刺街劔于口因柱以自刺武

安君死五月趙亡平原令見諸公必為之言曰嗟噫

陸深曰趙亡不係司空馬之去故於李牧之死事猶詳末歸重司

乎司空馬又以謂司空馬逐於秦非不智也夫趙非不肖也趙去司空馬而亡國國亡者非無賢人不能用也

四史鴻裁戰國策五卷終



四庫全書 國朝 第五卷

一

